

前

漢

紀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三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前漢孝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

荀悅

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貢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開其議仲舒廣川人也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讀書弟子以次傳授其業或莫見面蓋三年不闕其園其精專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後應賢良舉上策曰夫守文之君當塗之士皆欲明先王之道以戴翼世主者甚衆然猶不能豈所操持失其統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歟必推之於大中而後息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稱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昭其理今欲風流而令行輕刑而姦改何修而臻於此具明以喻朕意

靡有所隱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以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異以驚恐之尚不知變而後傷敗乃至自非大無道之世天欲盡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矣詩云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勉強之謂也昔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而幽厲不由道也宣王修文武之業周道粲然復至矣非天降命不可復反也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臣聞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此受命自然之符也天下同心歸之若子歸父母亦是受命之符也夫天瑞

應精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
爲赤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及末代衰微廢德義任刑
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
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
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
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純粹又治
亂之所生故不能齊一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
行暴則民鄙夭夫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陶者之
所爲綏之斯安動之斯來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求
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
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

已所爲也然則王者所爲必則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德不失而歲功成今廢先生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化之被四表固難成也春秋謂一爲元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爲元者示太治而欲正其本也故爲人君者正其本心以正朝廷朝廷正以正萬民萬民正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皆正也則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植福祥畢至而王道成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不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一應瑞者凡以教化之

不立而萬民不正故也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非教化隄防之不能禁也聖人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夫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戾至今未滅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爲政而不行之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承暴秦之後宜變其迹乃可善治三代相救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今漢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所祖不同者救病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美不謂積日累久也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宰相是以有司竭其務治其

業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賢不肖
不得其真宜勿以日月為功誠以賢能為實使郡國
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一人以給宿衛所貢得賢者
有賞不肖者行罰如此率天下賢能可得而官也又
曰積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人不
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消膏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
察乎流俗者孰能識之天之所分與與之齒者去其
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取其小也古
之食祿者不食於民力是與天意同也昔公儀休相
魯去織婦拔園葵曰邑也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妻女
工之利乎夫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

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庶人行也
又曰春秋大一統一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今師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
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
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仲舒對策擢爲江都相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
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殷有三仁焉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若魯君
伐齊問柳下惠曰吾伐齊何如對曰不可歸而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可問仁人此問何爲至於我哉
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而伐吳乎由是言之越
曾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故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及其去位居家絕不問家
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凡百三十篇而說春秋
事復數十篇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國家
大議多仲舒發之春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車騎將
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以備匈奴
六月罷廣隴西人也爲將得士衆心無部曲行陣善
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少文書

而程不識正行伍部曲營陣擊刁斗自衛吏治軍簿
至明士卒不得自便而俱爲名將夏四月赦天下復
七國宗室削絕屬籍五月詔舉賢良秋七月癸未先
晦一日日有蝕之是歲天星盡動揺上問候星者對
曰星揺民將勞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始詔公卿議伏匈奴匈
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于古曰淳維匈奴始
祖名薰粥氏山戎獫狁是也始祖居於北邊隨水草
畜牧而轉徙居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
文法以言語爲約束其俗寬則射獵急則習戰長兵
則弓矢短兵則矛鋌見利則進不利則退食肉衣皮

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則妻其母弟兄死皆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諱無文字自商周已來世爲中國患至匈奴姓孛鞮氏國人稱之曰撐黎孤塗若單于匈奴謂天爲撐黎謂子爲孤塗若言天子也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軍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其大臣皆世官職左賢王將居東方上谷之東北接穢貊朝鮮右賢王將居西方治上郡西接互羗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歲正月諸王長少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會蹛林校閱人畜其法拔刃尺者死盜者沒入其家財單于朝拜日夕拜

月其座長左而北面日尚戊巳其送死有棺槨衣衾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人舉事常隨月月盛壯則進兵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則賜一卮酒而得所虜獲因以與之得人因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趣利秦始皇時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臨河徙謫人民以充之因山險谿峻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頭曼太子名冒頓殺父而立是時東吳強盛使使請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

又使人請冒頓一闕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鄰國愛一女子乎復以與之東胡以冒頓爲畏已愈驕匈奴間有棄地不居者千里東胡又使求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於是冒頓大怒曰此地者國之本也何與之有斬言與地者即上馬令有後出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不設備遂破滅東胡西擊月氏東并樓煩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奪地遂入侵燕代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高昆新黎之國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已來唯冒頓爲強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爲書戲慢甚不敬高后怒詔羣臣議擊之樊噲曰願將十萬衆橫行匈

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噲爲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乘橫行匈奴中是面謾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卑辭厚答遺以御車二乘馬十騎單于又遣使來謝至文帝遺老上單于書封以尺一牘印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邊及單于背約寇邊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太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颶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

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
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糧絕難以爲功聖人以天下爲
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
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汙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
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
羽林壯士陰爲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
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
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
馬邑豪聶壹詐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

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爲間。壹乃詐
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還，單于
乃將十萬騎入武川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
旁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
百餘里。鴈門尉吏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吏
天也。」以爲天王，乃遠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
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
書諫伐匈奴曰：「臣聞怒者逆德，兵者凶器，爭者末節。
數戰武未有不悔者也。始皇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竄，難得
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
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始皇
不聽出兵攻胡却地千里皆斥鹵不生五穀然後發
天下丁男以戍河北飛芻輓粟以遠轉輸率三十鐘
而致一石天下所以叛也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
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
偃凡上十事其一事諫伐匈奴九事爲律令燕人徐
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
天下大壞是謂土崩吳楚七國之時是謂瓦解今關
東比年穀不登民多困窮不安其處故易動易動者
土崩之勢也故明主之要其在於使天下無土崩之

勢而已臨淄人嚴安上書曰今天下奢侈車馬衣裘
宮室皆競修飾夫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
失而僞僞采淫泰非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而
已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貧不相懼以和其
心心和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
秦北構禍於胡南樹怨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野樹死者相望故
絕世滅祀窮兵之禍也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患
也此三人同日上書上皆召見謂之曰公等家皆安
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歲四遷至太中
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衛者甚

八前漢紀卷十一
九
衆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
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
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
令助等辨論之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秋九月令民
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自頓丘東南入于渤海夏五月封高
帝功臣後五人並爲列侯河決濮陽汎十六郡發卒
十萬救河決起龍淵宮

四年冬十有二月魏其侯竇嬰棄市初嬰之貴重也
田蚡常奉事之及嬰廢而蚡甚用事蚡從嬰請田嬰
弗與曰老僕雖棄寧可以勢奪乎故太僕潁川灌夫

與嬰善亦怒蚡蚡聞之曰蚡事魏其侯無所不可而
愛數頃田且灌夫何預也灌夫家在潁川橫甚蚡乃
請案灌夫家事灌夫亦持蚡陰事賓客和之俱止蚡
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當賀嬰過要
灌夫欲與夫俱行夫不欲往嬰曰事已和矣固請與
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得持滿夫怒蚡因嘻笑曰將
軍貴人也釋之次至汝陰侯灌賢程不識方相與耳
語未得持酒夫乃發怒罵賢及程不識蚡謂夫曰程
李俱爲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故
乎李將軍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穿
胷何知程李乎座稍稍罷出蚡令騎留夫或按夫頭

令謝夫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召御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按其前事遣吏分捕灌夫支屬皆棄市竇嬰欲救灌夫其夫人止之嬰曰終不令灌仲孺死嬰獨生乃還其家竊出上書召見具言灌夫事不足誅上欲赦之蚡固爭之上令兩廷尉辨其事御史大夫韓安國兩順之主爵都尉汲黯是竇嬰內史鄭當時亦是竇嬰而復不堅其辭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侯武安侯之短長今日廷論乃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兄弟令我百歲後皆爲魚肉乎上使御史薄責嬰劾繫都司空嬰

令兄子上書幸復召見初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
有不便輒以便宜上書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
藏在嬰家丞相乃奏劾嬰矯先帝令遂棄市而灌氏
族矣春三月丞相田蚡薨蚡疾一身盡痛若有人擊
之者呼曰服罪服罪上使見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
灌夫共手笞之蚡初折節好士以采名譽每奏事語
移日所言輒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曰君除吏
盡未吾亦欲除吏其用事如此後甚驕恣嘗請考工
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治宅舍請甲
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室婦女以百
數珍物玩好狗馬不可勝數淮南王安來朝蚡以太

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帝孫如一旦晏駕非大王當立誰哉淮南大喜多厚贈蚡至灌夫事上不直蚡以太后故屈及後聞淮南王事上曰若武安侯在族之矣初魏其侯用事實客甚盛後廢棄客皆移於武安侯唯灌夫獨不去初灌夫父張孟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嬰進之至二千石故冒灌氏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時夫從軍不肯隨歸願取吳王頭若將軍以報父讎於是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進獨兩人及騎奴十餘人馳入吳軍之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復得前還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

幾至於死創少瘳復請行太尉固留之乃止由是勇
義聞於天下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丁
巳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御史大夫韓安國免秋九月
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以仁厚見尊重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謚獻王德好學修禮樂造
次必於儒者道術之士自四方至者皆得古文之書
先是來朝上策問三十餘事具推道術而對文約旨
明上甚重之夏發巴蜀民治南夷道南夷道君長有
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漠之屬以十數靡漠最大自
靡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皆椎髻耕田有聚
邑其外西自桐師以東至葉榆名為越雋昆明皆編

髮隨畜遷徙無常居大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越雋
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苻都最大自苻都以東北君長
以十數冉駝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冉駝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初
楚莊王使將軍莊躋循江畧地黔中南以西躋至靡
漠地方三百里其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旣克定之會
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躋因以其衆王靡漠變
服從其俗秦時嘗通伍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
漢興皆棄之及太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鄱陽令唐蒙
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
牁江江漢廣數千里出鄱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

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
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
郎浮舩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
道爲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
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爲置長吏旁小邑皆貪
漢贈帛以爲道遠漢中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
相如亦言西南夷可置都上悅之以相如爲中
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徭役費
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建之乃假巴蜀之論以
諷上且以宣其使旨於百姓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
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已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途二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使者之累也夫邛笮西僰之人與中國不並也其已久矣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夫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答曰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人黎民懼焉及臻厥功天下異然也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將委瑣俚促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悅而已或將必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於兼并容包而勤思乎參天兩地今封疆之

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
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風
流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外之則邪行橫作放
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冲幼奴虜係
縲嗥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至仁德洋恩普品類
羣物靡不樂其所今獨曷爲遺忘已舉踵恩望如枯
旱之望雨上聖之心又焉能已矣故乃北出師以討
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之人風德三方之君鱗
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涿若徼并荊鏤
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
遠撫長駕使䟽迹不閉爽矧昧闇得曜光明偃甲兵

於此息攻伐於彼遐邇同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
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遲繼周室
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惡得已乎方將增
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而揚雅頌上咸五帝
下登三王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夫鷦鷯已翔於
寥廓而羅者猶視於數澤豈不哀哉是時又發卒萬
人治鴈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
皇后堂邑侯陳午女也午即嬰孫也嬰封堂邑侯午
尚長公主嫖上爲太子時長公主有力焉故太后取
公主女配太子及爲皇后驕恣擅權寵十餘年無子
又挾婦人媚道故廢時長公主寡居五十餘矣有董

偃者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主家主見其姣好因留
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
君所散一日金滿百斤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
疾疾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
公公主脫簪珥徒跣頓首謝因引偃偃著綠幘碧鞵
伏殿下上爲之起寵遇之自是董偃貴寵聞於天下
後上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侍郎東方朔
避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偃以人臣私
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禮以傷王制其罪二也
偃不遵經學以奢侈狗馬干上之欲始爲淫首其罪
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以業設酒後而改之朔曰不

可夫宣室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也故
淫亂之漸其變爲篡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誅
而魯國全管蔡戮而周室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引
納董君賜朔金三十斤自偃之後諸公主行多僻恣
者矣上妹之子尚上女夷安公主驕放犯罪死左右
爲之請上流涕曰廢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郊廟乎
乃哀不能自勝朔進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悲太甚
則陰損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阿親戚陛下行
之天下幸甚臣昧死再拜上千萬壽上嘗問朔曰吾
欲化天下豈有道乎朔對曰孝文帝自衣弋綈足履
革烏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

於是天下昭然大化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千門萬戶木土衣緹繡犬馬被績罽宮人
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竒怪撞千石
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
欲民不奢佚事之難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摧甲
乙之帳焚之於四達之衢却走馬之街示不復用則
堯舜之隆可與比而治也朔又上書自訟獨不得大
官因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專用商鞅韓非之語
文旨放蕩頗復以恢諧終不見用八月螟蟲徵賢良
文學上策之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
不犯陰陽和風雨時父不哭子兄不哭弟人迹所及

跛行喙息咸得其宜今何修而臻此乎仁義禮智四者之宜安所施設天人之符廢與何如菑川人公孫弘對曰臣聞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而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明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悅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養民者禁之則不爭治之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也罰不違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慢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

氣同則相從聲比則相應人主和德於上則萬類和
洽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
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故曰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
谷登山不童澤不涸嘉禾興朱草生此和之至也故
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失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遠
方民物莫不蒙化此和之極也臣聞之致利除害愛
憎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
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路謂之權審
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
智術凡此四者治之大用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
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昏於上官亂於下故天

無私親順之則和起逆之則害生此天人之符也時
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上擢弘對爲第一
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又上疏
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
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
民不可得而治此政之所以失也臣聞周公旦治天
下朞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唯下之所志上以
書答焉問弘稱周公之治強朕自視孰與周公賢對
曰臣愚淺薄無敢比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
之所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
馴服習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

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暮年而變臣弘常切遲之上嘉異其言

前漢孝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

開化圖書
Harvard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uahua library

前漢孝武皇帝紀三卷第十二

荀悅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
殺略吏民遣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
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車騎將軍衛青出上
谷衛青者衛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鄭季河東平陽人
也初季與主家僮衛媼私通生竒青冒姓爲衛氏青
長姊君孺即公孫賀妻也嘗有相者曰貴人也當封
侯青曰人婢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
夫自平陽公主家僮得幸於上立爲夫人陳皇后之
大長公主捕囚青欲殺之公孫敖爲騎郎與壯士慕
青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女弟貴故與陳

掌通上乃召貴掌及公孫敖衛青之寵始隆矣其時
諸將皆無功唯青頗斬首虜賜爵關內侯而李廣爲
匈奴所生得單于聞李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
廣初被創胡騎置兩馬間絡囊盛之廣僞死漸漸騰
而上馬抱胡兒而鞭馬南馳匈奴數百騎追之廣取
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免後下吏贖爲庶人夏大旱
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
下究而積行之君子擁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二則黜地三
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進賢者退此所
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
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有二月江東王非薨謚曰易
王非好勇有氣力治宮室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盛春
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赦天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
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
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穢貊君南閭等口二十
八萬人降以爲蒼海郡魯王餘薨謚曰恭王餘好治

宮室苑囿狗馬長沙王發薨謚曰定王王母唐姬故
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而夜進其侍者
景帝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發以母微
無寵故王居卑濕貧國

二年冬賜淮南王淄川王朮杖無朝春正月令諸侯
王得以邑土分子弟於是藩國子弟畢侯矣是時主
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諸侯或連城數
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淫急則怨叛以法割削則邪逆
萌生近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適嗣代立餘
無尺土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彼人人喜得
所願實不分其國而久久稍弱又曰茂陵初成天下

豪傑兼井之家可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北置朔方五原郡封青爲長平侯校尉蘇建有功封平陵侯建築朔方城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徙郡國豪傑於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無後國除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故誅齊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先是主父偃常求納女於王宮王太后不聽時王內淫亂主父偃言之於上上拜偃爲齊相以正其事偃驗王後宮宦者辭及王與姊妹姦偃使人

以此動王王年少恐懾自殺公孫弘以爲齊王以憂
死無後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齊
人也初遊說山東不遇乃曰丈夫生若不五鼎食死
即當五鼎烹卽西入關旣獲貴寵賓客輻輳及其死
也莫之收視唯孔奢葬之上聞之謂孔奢爲長者

三年春罷蒼梧郡三月赦天下夏匈奴伊雅斜單于
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申皇太后
崩御史大夫張歐免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秋罷
西南夷屯公孫弘以爲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請
罷之築朔方城令人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關驍騎將軍公孫賀游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蔡出朔方將軍李息將軍張次公出右北平凡十餘萬騎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方飲酒以爲漢兵遠不能至也衛青徑夜至圍右賢王大驚乃將數百騎馳潰圍北遁僅以身免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產數千萬還師屯於塞上詔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爲列侯青固辭子封上不聽將軍公孫賀李蔡護軍都尉公孫敖校尉李朔趙不虞戎奴都尉韓說皆以功封列侯衛青既登大將軍貴寵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

拜唯汲黯與亢禮或以責黯黯曰夫以大將軍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將軍聞而賢之夏六月詔禮官勸學明禮崇化舉遺逸以屬賢才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冬十有一月乙丑丞相薛光免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未有以侯拜者至弘始拜而封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荀悅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如有可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況於賞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況於封乎初弘牧豕於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嘗爲博士使匈奴不稱上意罷後應賢良

舉上甚賢之起徒步數年位至宰相年八十矣弘於是起客館延賢人與叅謀議情博士置弟子負學者益廣故人賓客皆仰衣食身為布被脫粟飯一肉食家無餘財主爵都尉沒黠數面詰弘於上前曰弘每與臣等議事至上前即背之以從欲大不忠上問弘弘曰知臣者以為忠不知臣者以為不忠黠又曰公孫弘位為三公而為布被是詐也上問弘弘曰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之奢桓公以霸上不僭於君晏子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齊因以治下不比於民今弘布被誠詐也欲以為名且無黠之忠陛下安聞此言上以弘為有讓益厚待之弘為人慎厚事後母孝

謹辨論有理習文法吏變事飾以儒術每朝會議開
陳其兩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然外寬內深
意思主父偃偃嘗與弘有郤竟報其私弘與仲舒同
學不如仲舒仲舒以弘為諛膠西王縱恣數害長吏
乃言仲舒使相膠西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
正身率下所居而治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
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凡十
餘萬騎出定襄斬首虜三千級還休士馬於定襄雲
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出將六將軍逾絕漠
北大剋獲蘇建趙信以三千騎獨遇單于戰敗信遂

降匈奴建獨以身免歸大將軍議其罪議郎周霸等
曰自大將軍出未曾斬一裨將令建棄軍可斬以明
軍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
也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百餘士盡死無二心
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
肺肝待罪行陣之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軍威
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寵不敢擅誅於外其歸天
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諷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將吏皆善遂囚建上至長安赦之贖爲庶人憂死六
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相同法所由殊
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

其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校尉張騫從衛青有功封博望侯騫者漢中人也初爲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漢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爲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爲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十三年乃歸唯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爲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姑羌國沮沫國精絕國戎盧國渠

勒國皮山國烏菟國西夜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
損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陵
國渠類谷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
日國孫胡國三山國車師山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
小者七百戶上者千戶也并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
東國温宿國龜茲國尉梨國危項國鄯耆國凡此九
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南北有大山
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中山中央
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
山下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
鹽澤去陽關三千餘里廣長三四百里其水停居東

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
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四道行從鄯善旁出南
山西行至莎居爲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
安息自車師旁北山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逾
葱嶺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鄯耆西域諸國大率
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
稅之取給焉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自皮山以西
至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身熱赤土之坂令人身熱無
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懸渡之坂校
者尺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步
騎相持繩索相牽引三千餘里烏孫王號昆彌治赤

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大國也
地方五千餘里東接匈奴西界大宛南與城郭諸國
接其俗與匈奴同其處土多雨寒而國多馬故屬匈
奴後稍強盛徒羈縻而已不肯往朝會罽賓國王治
修蘇城去長安萬二千里土地平坦溫和有苜蓿雜
果奇木種五穀稻多蒲桃竹漆治園池民雕文刻鏤
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有
市肆然以銀爲錢文爲騎馬曼爲人面出封牛水牛
犀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琉璃其他畜與諸國
同安息國王治潘兜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里地方
數千里城郭數百有車舩商賈書革旁行爲書記其

俗與罽賓國同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曼爲夫人面
一王死輒改其錢出犬馬大雀大宛國王治貴山城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四十萬與安息同俗
出蒲萄苜蓿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數十
年不敗出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月氏本匈
奴同俗居燉煌析連山間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
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
之國都媯水其土地與安息同俗其餘小衆不能去
者保南山號小月氏焉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
君長有五翁侯一曰未密翁侯二曰雙靡翁侯三曰
貴翁侯四曰翁侯五曰高附翁侯康居國在烏孫西

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十三萬口六十萬與大
月氏同俗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去長安萬二千里與
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津涯蓋北海河也烏弋國去長
安萬五千三百里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爲人頭曼爲
騎馬自烏弋行可百餘日至條支國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臨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
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亦未嘗見條支西行可
百餘日近日所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崙崙高萬二
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相避隱爲光明自張騫使大
夏之後窮河源隱悉覩所謂崑崙崙崙者乎故言九州山
川尚書近之矣禹本紀山經有所考焉十有一月癸

酉晦日有蝕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有奇木衆枝旁出復合於上上以問羣臣謁者終軍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令郊禮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蓋六鵞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慕化者焉可恭已而待之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所紀焉由是改元朔爲元

狩是歲北地匈奴名王率衆來降十一月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謀反誅之安好讀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書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事上以安屬諸父甚尊重之初安朝
上使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上每與燕會昏暮乃
罷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謂安曰天下兵當大起安心
以爲上未有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乃治戰攻具
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安
以妖言阿諛安又以厲王遷徙感激之後安坐擁關
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官削三縣
安由是怨望反謀益甚初將作亂召中郎伍被欲與

計事呼之曰將軍伍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邪昔者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吾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今臣將見王宮中生荆棘而露霑衣也於是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否臣將爲大王劃計耳王曰天下治乎亂乎被曰竊觀朝廷紀綱之叙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雖未太平然猶爲治也王曰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聞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谷若飛材力絕人常爲士卒先須休乃敢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上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王不悅

復曰公以吳王之起兵非也被曰吳王賜號爲劉氏
祭酒受机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舉兵
而西破敗而還身滅祀絕爲天下笑天以吳衆不能
成功者何誠逆天違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
死者一言耳且吳王何知反今我令樓緩輕兵先要
城臯之口周被下潁川之兵蹇轅轅守伊闕之道陳
定發南陽之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
憂人言絕城臯之口天下不通據大川之險招天下
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後王恐
謀泄謂被曰吾欲遂發兵天下勞苦有聞矣諸侯頗
有失行者皆自疑我舉兵而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則

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致廬江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杜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矣未見其福王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比至戲衆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精兵可二十萬公何言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儒術之士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乎江西當此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曝兵露師嘗致千百萬殭屍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

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仙多賞童男女三千
餘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至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
是百姓怨痛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嶺
攻百越佗知中國勞極乃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
莫返於是百姓心離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百
萬之衆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
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耳而聽
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於是勝廣
大呼劉項並會天下響應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
故能起行陣之間以成帝王之業今大王見高祖得
之易獨不見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海內一

齊天下口雖未言聲疾雷電今雖未發行化如神心
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大將軍材能
非直章邯楊熊也且大王之兵衆未能十分吳楚之
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王以陳勝論之臣竊以
爲過矣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泣作麥秀之歌痛紂
之不用比干也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是紂先自絕於天下矣非死之曰天去之見臣竊悲
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於
東宮也被囚流涕而起後復召被曰苟如公言不可
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方今諸侯無異心
百姓無怨氣朔方之地廣美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

僞爲丞相御史詐書詔徙郡國豪傑及彫罪已上赦
令除家產五十萬已上皆徙朔方郡益發兵卒急其
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尉司空上林都中官詔獄官書
罪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因使辯士
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倖王曰如此可也然吾以爲不
至於此詐作皇帝玉璽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
軍都官令丞及旁近郡太守相都尉印綬因漢使持
節法官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僞得罪而西使大將軍
丞相一旦發兵則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已
下如發蒙耳又曰汲黯喜直諫守節死義唯悼黯也
欲發國中兵恐丞相二千石不聽謀僞失火宮中丞

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持羽檄從南方來
呼曰南越兵入又欲因以發兵後王更以他事大臣
多逮繫獄者無所任未敢發兵伍被知事已發覺詣
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上以被雅辭多稱
漢美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之曰被首爲反計罪無赦
遂族被而淮南王自殺黨與死者數萬人初嚴助之
使南越淮南王與相結及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
私論議廷尉張湯以爲助腹心之臣而外交諸侯當
誅助坐棄市有司以衡山王淮南王親弟請追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會衡山王
謀發覺初衡山王陰知淮南王謀畏淮南王并其國

以爲淮南王發西欲起兵江淮間而有之陰與淮南
王約束作反具公卿請遣宗正大行治衡山王王聞
之自殺十有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乙
卯立皇太子據遺謁者巡行天下賜民年九十已上
及鰥寡孤獨三老孝悌力田帛各有差五月乙巳晦
日有蝕之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蝕從上失君從旁
失臣從下失人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前漢孝武皇帝紀三卷第十二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荀悅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
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濮連陟
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鄆耆山
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
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
子也父霍仲孺爲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
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爲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
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也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
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烏將軍去病公孫敖

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
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
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
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
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
心乃安稍爲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
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
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
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
奴乃解去廣騎畧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
廣旣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廣亦爲庶人廣常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沒建臨視之大笑以爲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齒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

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
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
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
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
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
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
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爲鴆毒無德
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
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
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澗獻王

近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
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
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爲王秋
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單于怒曰混
邪王休屠王數爲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
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
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
子曰日磾與毋闕氏及弟倫俱没入官輸黃門養馬
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
滿廐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磾獨不敢視馬又肥
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

對即日拜爲馬監後爲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
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
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日磾母教
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宮日磾每朝
見母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爲上兒其後
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
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爲泣而心敬日磾侍左右數
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
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
之封蕭何曾孫慶爲鄼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

以弟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
貧民者一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
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
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廩貧民時富民多
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
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爲事有羊
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
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寃乎曰無也以
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
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

可以爲化不許之及式爲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竒其言拜緱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謫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爲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爲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

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墮之其文
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
鑄作弊罪死於是孔僅爲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
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爲侍中言利事皆
刻秋毫而始筭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
農部丞數十人分王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爲賦而相準輸置平準
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
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侔大利物皆反
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
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爲吏復各

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人專川澤之利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

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大豕之
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
林並爲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
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
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
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
軍去病出伐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
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寘顏山乃還去病
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
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
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
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
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
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
邑下顯名後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
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
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
匈奴射鴈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
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

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
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
會日已暮胡以爲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
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
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
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
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
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
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墺地一畝葬其中
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

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
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爲
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爲丞
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閔爲
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
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閔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閔受茲
青土朕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
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
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爲燕王胥爲

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
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
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
長安至茂陵爲塚塋象祁連山諡曰景桓侯去病爲
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
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
上爲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爲去病後甚貴
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
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旣壯大乃自知爲霍仲
孺子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
大爲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

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爲郎遷侍中去
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
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
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
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
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爲周寶今陛下恢崇
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
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

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
弓弩曰一賊彎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
上下共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
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
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人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
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
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
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壽王字
子贛涿郡人也後生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
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
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爲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
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
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
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
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
有餘藏且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
以前三士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
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
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
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爲必
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

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徙而入關關吏與繻曰還常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

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迫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克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爲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

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
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山自度窮且下吏
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
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尚書
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
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寬
仁與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
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雨
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
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

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
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
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
常山王舜薨諡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
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畷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
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
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軍以奉周祀春二
月中山王勝薨諡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
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樂

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
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
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
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
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
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
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旣殺文成而悔
之及得藥大甚喜乃大敢爲之言處之不疑上使驗
小方鬪棊棊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
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爲五

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
印賜列侯甲第同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克其
家以衛長公主妻之賚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
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
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茆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茆
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
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
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効先是方士李少君
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
十餘少君及言與人大夫遊獵處老人爲兒時識其
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

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
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
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
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
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爲化去不死也齊人公
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正
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爲郎使候神
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
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
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絕

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爲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一
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
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
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通
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
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
善之其事祕亡莫傳也而信以爲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
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
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爲女死人復生
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

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
善則爲瑞惡則爲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
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
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
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
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
災矣且其不自知其所然而然况其能爲神乎凡
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
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
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

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
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洼水中九
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
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裔爲泗水王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荀悅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時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內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

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
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
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
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
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
蝦蟇鬪闕下上遣伏博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
戈船將軍嚴助下瀨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別道出
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
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樂大樂通侯坐誣罔腰斬西
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
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羗上將幸緱氏至安
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爲獲嘉縣以南越地爲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
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爲武都牂牁越雋沈黎
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
之又遣浮海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強弩將軍趙破奴
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
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
式爲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

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
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
者郿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
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
漠北寒苦之地爲單于壘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
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泰山迺歸甘泉東越
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
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
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爲奉邑禁民
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
爲太子太傅內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

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
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
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
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
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畫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寬爲御史大夫從
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竭石自遼西歷北邊九
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爲博士時倪
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爲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寬爲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
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
民爵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
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爲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
閔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
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令從臣等將軍
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
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
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

以候神朝鮮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爲其遠難守故遼水爲
塞盧綰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
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
保塞外爲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
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
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
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
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
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

玄菟貞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人荀彘坐爭
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
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大半瑞怨讟瑞杜其南門從一
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
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
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互人反
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
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
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滄天
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鮫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
邪傍蒲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
增封甲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
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
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旣
尊貴而平陽侯曹宇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
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柰
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
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家像廬山初置
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士
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
異等可謂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
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二月甲子朔旦冬
至祠上帝於明堂巳酉栢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
災日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爲梁王太傅
上甚重之以選爲昌王大傅十有二月禮蒿里祠后
上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

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曆以寅月爲正首色尚黃數用
五定官名正律曆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爲正殷以丑
月爲正周以子月爲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
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爲天統六月坤
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刑其衝在丑
故十二月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
奉之而承之故寅爲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
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
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
寅始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
尚白周色尚赤律曆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

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
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
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
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
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祝歌角者觸
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宮
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
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
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
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爲心宮爲君商爲臣角

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
黃鍾寅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
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
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
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
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
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
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
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
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
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

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
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
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
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
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
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
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
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
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
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籥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爲嘉矣籥者與也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爲象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文陰陽變動之

象十六兩爲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爲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之夫推曆生律制噐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頤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發天下謫民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

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
淳厚爲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
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輅
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
侃侃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
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
郡國奮長子建爲郎中今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
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
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
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

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
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爲齊相齊相慕其
家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爲
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
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藉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
峻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爲匈奴
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
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
家貧受業博士常爲弟子都養時行債作帶經而鋤
休息輒誦讀爲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爲從史徙
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以再見御史掾

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
事非掾吏所爲誰爲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
以寬爲奏讞掾徙爲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
爲太中大夫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
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民間之輸租襁負不絕課更
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爲御史大
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間遣光祿大夫徐息築
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
屯之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
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馱駝以十萬數多賫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興立宛貴人妹察爲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爲質焉還玉門關死者萬

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爲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爲新時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歔不復言於是

上不愧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
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
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
以戀戀者乃以爲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
咄棄我意當復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
以厚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
利爲將軍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
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
令上居他帷遙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
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
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
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
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
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弊物及使失旨者輒
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而是使無窮已而
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
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
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名人府庫之饒厚賞
賜作角觥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
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
吏卒食大宛旣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桓
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
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
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雉夏大旱五月赦天
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
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
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
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
以爲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壁壘已

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
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
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
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
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杆將
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鞬汗
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
兄當戶之子上使陵爲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
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

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峻
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
統皆倒虜還走上山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
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
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
陵自步鬪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
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曰引吾南
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
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
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
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
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軍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
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
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
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
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
片米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

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
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
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爲右校王上聞降大
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
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爲
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
師爲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法
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爲兵
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
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旣遭李
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

及秦漢爲太史公記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蘭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爲之寒心童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而耻之柰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伎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爲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
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
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
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
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
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捲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
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真欲得當報漢也時主
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
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

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爲陵遊說遂下之於
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
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
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
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
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足兵法修列僕竊
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
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

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爲太史公
自叙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
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迄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
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
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
則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
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
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

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初榷酒沽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寺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

臧為昌邑王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二
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天子初改號出曰... 刑... 化... 刑... 化... 刑... 化...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荀悅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空在雲陽已巳晦日有蝕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爲吏深刻爲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爲不

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躅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貲累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爲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揆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土也

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爲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爲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

前漢紀卷五
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決
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
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兮生稻糧百姓豐足
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
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
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
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
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

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

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呪咀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爲敬肅

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已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
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
得免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
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爲直指使者督三輔盜
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
以屬吏奏没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
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
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爲他姦怪徵驗
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
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
上一旦晏駕爲太子所誅因言官中有巫蠱氣上令

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
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宫云得桐木人太子少
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
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
扶蘇邪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
令客爲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
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
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
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矣胡巫於上林中
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
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徙發

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
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
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
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盆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
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
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
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
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
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
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

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
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羣
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
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
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
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
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
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
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
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
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

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
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徃
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
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
心慰意無患太子之罪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
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
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主人家貧織屨
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
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戶開新安令
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鬪死皇孫二人皆遇害

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
抱侯張富昌爲蹋蹠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
寃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
可赦天子之子過悞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
靈臣使公覺朕也公當遂爲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爲
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湖加兵於
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
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爲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
子偃爲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
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

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
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峻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
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腰斬屈氂者
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氂辭曰願君早請昌邑
王爲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氂許諾屈氂女
爲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
聞其言而惡之後屈氂妻坐爲巫蠱呪咀屈氂腰斬
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
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

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
陽宮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爲石其色黑
如礬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
祖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
臚田千秋爲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
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是時天子疲於兵革上亦悔
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
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
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
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
田所就畜積爲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爲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
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與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
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
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
星氣大卜蓍龜皆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
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
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
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
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
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爲富民侯

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
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乃表河
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
南羗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漢北而漠南無王庭
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
強盛故能積羣貨覩犀象璫瑁則開捷爲朱崖七郡
感菑醬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
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具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璣瑜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
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

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黻
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碣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
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
於用度不足以摧酒沽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舩
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
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隴堆遠則葱
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
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絕内外也書曰西戎即序

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尤遠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爲患久矣漢興巴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
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
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
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
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
爲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
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敦其
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
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
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

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闕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剋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闕不亦過乎及至後世
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
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
斤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
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
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
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
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
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
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

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
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
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
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
王髡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
殺侍中僕射馬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
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
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
滅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
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卧廬中何

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
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磔心動入坐戶內
湏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磔色變走趨卧
內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磔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
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磔上曰勿格日磔捽投何
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徃徃踊
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
行幸齋屋五祚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
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
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
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
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
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
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爲嗣少子弗陵者鉤弋
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
邑中有竒女子氣上使召之旣至兩手皆捲上自捫
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爲捲夫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姪
身十四月而生子土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
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爲太子
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

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祚宮入殯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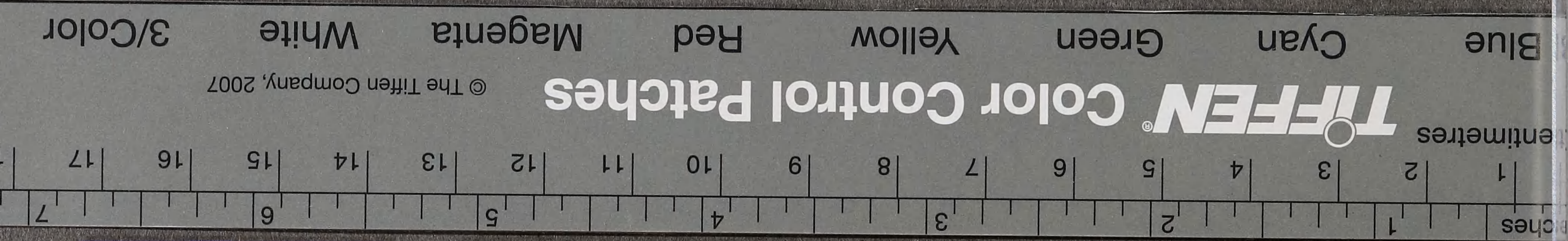
唐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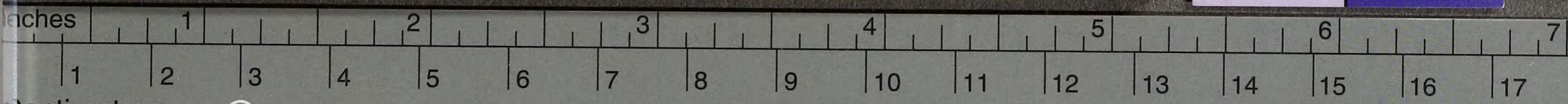


前
漢
紀
三

開化圖書館
Ka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kw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